

傳記文學叢刊

胡志明在中國

一個越南民族主義的偽裝者

蔣永敬著

胡志明在中國

一個越南民族主義偽裝者

蔣永敬著

傳記文獻叢刊之十二

序

黃南雄

在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有兩股相反的力量在此起彼落，或互為消長。即一為民族主義的力量；一為共產主義的力量。但如果深入的去觀察，便不難發現共產主義勢力的興起，一方面是假借民族主義的浪潮；同時又企圖消滅民族主義的勢力。在我幾十年來的觀察中，中共一面要利用民族主義；同時又極端的懼怕民族主義。前者因為它要擴張共產的勢力，不得不利用民族主義；後者因為它要消滅反共產的勢力，便又不得不抗拒民族主義。不過共產主義者在僞裝與利用民族主義的運動時，往往能獲得相當的成果；惟其脫去民族主義的外衣而歸還於共產主義的面目時，則又必然召致極大的抗拒力量，甚或趨於潰敗。這從中共幾十年來的僞裝和叛亂的過程中，都不乏先例可尋。此種現象，即在亞洲其他國家中，亦不例外。蔣永敬先生所著「胡志明在中國——一個越南民族主義僞裝者」，更證實了我的這一觀察。

在我閱畢永敬先生這一著作原稿後，也使我回想到民國十九年到二十年左右，我和一些越南革命黨人的交往，那時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執教，並從事西南黨務工作，正是越南國民黨安沛起義失敗以後，有一部份越南革命黨人逃亡來華，由於原在廣州多年的一位越南革命黨人黃南雄先生

和我很熟，便將逃亡來華的幾位年輕的越南革命黨人介紹到廣州燕塘軍校受訓，他們並在廣州建立了黨的海外支部。據永敬先生告訴我，在黨史會的資料中，發現越南革命黨人的紀述，謂彼等當時能在中國繼續從事越南民族獨立運動，曾經有賴於我的支持和贊助。雖然事隔數十年，由於資料的印證，使我想起當時一批越南革命黨人在華活動的一幕。不過有的已先後凋謝；有的仍能繼續奮鬥，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其中有如越南國民黨人嚴繼祖、武鴻卿等，在二次大戰結束時，即回到越南，繼續從事民族獨立運動，且有相當成就。不幸後來為胡志明假借「民族陣線」的「越盟」所消滅。這一事實，適足證明越共和中共實為一丘之貉。

蔣永敬先生這一著作，雖然是研究越共的問題，實可作研究中共問題的一部份。以越共創始人胡志明作為研究的個案，描述一個共產主義者為了達成本身的目的，如何利用環境來偽裝自己及其組織，進行其滲透、分化，以及排除異己的活動。由於這一著作運用了大量的原始資料，揭開一名重要國際共產黨人的偽裝面目，已足構成這一研究的重要性。

本書是「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成立兩年以來，在其專題研究計劃下，首先完成的一項工作。更希望以此為起點，能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在資料開放的情況下，來擴大和深入中國現代史和革命史的研究。

胡志明在中國

——一個越南民族主義偽裝者

前言

胡志明（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即越南共產黨創始人阮愛國，從一九一二年離開越南，渡其海外流亡者的生涯，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便奪得越南政權，出任北越共黨政權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主席」。二次大戰以後，利用中法在越的矛盾，一度維持其北越政權的安定。自一九四六——一九五四年，對法進行長期的抗戰，經過奠邊府一役，訂下日内瓦協定，越南被劃分為二，胡保有北越政權。一九六二年，胡又直接對美長期作戰，一九六九年九月三日他病死在河內。美國雖急於求和，但越戰仍不能結束。以面積約十四餘萬方公里、人口約一千二百萬的北越胡志明政權，雖有中共和蘇聯爲其奧援，但與美國在越戰中投下的人力和物力相比較，有螞蟥和大象作戰的比擬。

胡志明以其有限的人口與物力，先後對兩大工業國家進行兩次長期的戰爭，其無視於越南民族的生機，是爲越南的真正獨立而戰？還是爲越共本身的政權而戰？雖然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如從胡的早年鬥爭生活去透視，或有助於這一問題的了解。

本文的研究，是以胡在中國各時期的活動情況爲範圍。以年代分，是從一九二五年開始在中

國活動，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奪得越南政權以前爲止。但爲瞭解胡之思想及其行爲發生的背景，胡之家庭及其青少年時期的生活，以及未曾到達中國以前的歷史，也將扼要的探討。

胡自一九二四年底經由莫斯科來到廣州，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取得政權以前，其間爲時二十年，曾以各種不同的化名，往返中國至少有五次之多，留華時間前後約達十年之久。其在中國的年代、活動地區，及已知的化名，列舉如下：

(一)一九二四年底——一九二七年七月，在廣州、武漢，化名李瑞、王山而、王達人、老王。

(二)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三年初，在上海、香港、九龍、廈門，仍叫老王，在香港化名宋文初，被捕後被認出是阮愛國。

(三)一九三八年底——一九四一年二月，到延安、衡陽、桂林、龍州、貴陽、重慶、昆明、靖西，化名P. C. 林、胡光、陳先生（老陳）、胡志明、黃國俊。

(四)一九四二年八月——一九四四年九月，在柳州、靖西，叫胡志明。

(五)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昆明、百色、中越邊區，叫胡志明、老陳、秋大爺，被證實是阮愛國。

中日戰爭期間（一九三七——一九四五），胡在中國停留之久，往返次數之多，活動地區之廣，其接觸的關係，必至複雜。在此時期，是他從事實際活動和準備奪取政權最重要的階段。其

間雖有兩年時間不在中國，但其活動範圍仍在中越邊區；且其組織和幹部，仍在中國繼續活動。

本文研究的重點和目的，將根據上列各個時期胡在中國活動的範圍，接觸的關係，相關的情況，活動的路線及其方式，影響的由來，及其動機或企圖，探求以下問題的解答：有如胡在幼年的家庭背景及其教育，以及當時社會思潮，對他當時及以後的思想和行為所發生的影響如何？胡在法國由社會黨員而成爲法共黨員，係受何種原因的影響？與其早年的思想和行為有無關連？胡爲何要來中國活動？與當時莫斯科的東方政策關係如何？越南共產黨的產生及其以後活動的路線，與胡個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它與中法俄共黨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尤其二次大戰期間（一九三九——一九四五），胡在中國的活動，迄有若干爭論問題，例如胡在中國爲何被捕？越盟之興起，是否由於中國的援助？胡利用什麼方式和機會，來發展其越盟的勢力？最重要的問題，是胡之興起及其實際行動，如以民族主義爲號召，是以爭取越南民族的真正獨立爲前提？還是求取本身實力之生存與發展爲前提？作者對於這些問題，雖未必能做到圓滿的答案，但願盡力根據事實求得這些問題的了解。這是作者研究本文的目的。

作者從開始研究本文到它的完成，要特別感謝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故主任委員羅家倫先生和前任委員黃季陸先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教授(Prof. C. Martin Wilbu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ity) 及夏連隆小姐(Miss Julie Lien-ying How) 和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陳夫人張華華女士(Mrs. Margaret Chen)。

羅家倫先生和黃季陸先生，給予作者的支持和便利，以及更多的鼓勵，使作者充分利用黨史會所藏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越南檔案，以及早期的若干原始文件，構成了本文的主要骨幹。章教授給予作者熱心的協助和難得的機會，爲了本文的研究，在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他爲我安排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利用東亞圖書館的藏書和資料。同時，在亞洲協會 (The Asia Foundation) 的支持下，使作者經由香港到紐約，一面搜集資料，一面訪問一些當事人。夏小姐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員，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她正在香港，從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和資料的搜集，她曾訪問過不少有關中國的和越南的近代問題的當事人，她曾爲我多次的訪問張發奎將軍和楊清民先生。使我對於一些問題能有進一步的了解和判斷。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支持下，張華華女士給予作者的協助是最多的。本文的初稿「胡志明與中國，一九四〇——一九四五」，曾於一九六七年六月由她譯成英文。

此外，過去許多學者的著作，以及北越方面公開的資料，也是本文參考和對證的依據。特別是若干問題的處理或空隙的銜接，要仰賴以往學者研究的成就。

作者也要感謝陳慶先生爲我搜集一些有關研究越南問題的著作，尤其他的大著「越南與中國，一九三八——一九五四」 (Vietnam and China, 1938-1954, By King C. Ch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 J. 1969)。陳著在附註 (Acknowledgments) 中，並提到利用作者未曾發表

過的「越南文件彙編」(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Vietnam, 1941-1948)以及作者的論文「胡志明與中國」(Ho Chi Minh and China, 1941-44)，使作者有補充說明的必要。所謂「越南文件彙編」，是作者在研究本文的過程中搜集的一部份資料；陳著前言中所指的「胡志明與中國，一九四一——四四」一文，即作者的「胡志明與中國，一九四〇——一九四五」的初稿。但不論怎樣，陳著能先我而出版，也是作者引為快慰的，因為這些未曾發表過的大量「文件」，能因陳著而提前公諸於世，也是學術界的一樁盛事。

本書付梓前，承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先生指正並賜序；傳記文學社劉紹唐先生予以出版，併此誌謝。

蔣永敬 民國六十年十月於臺北

胡志明在中國 目次

——一個越南民族主義偽裝者

黃序

前言

一、家世及青少年時代	一
二、由法國社會黨員成爲法共黨員	一三
三、由莫斯科轉向東方	二九
四、在廣州偽裝民族主義者	四一
五、在遠東的活動與越共的起伏	六一
六、莫斯科決策下的「民主陣線」	八一
七、追隨中共轉向「民族陣線」	九四
八、越南獨立同盟與解放同盟會	一一九
（一）前期的越南獨立同盟會	一一九
（二）越南解放同盟會	一二四

(三)後期的越南獨立同盟.....	一二八
九、胡在中國被捕與加入越南革命同盟會.....	一四三
(一)胡在廣西被捕的原因與經過.....	一四三
(二)越南革命同盟會與越共之鬥爭.....	一五二
(三)胡與越南革命同盟會.....	一六〇
十、越南問題之僵局與左傾反法勢力之合流.....	一七七
(一)中法在越關係之僵局.....	一七七
(二)左傾反法勢力的合流.....	一八五
(三)胡志明被釋回越.....	一九三
十一、日軍發動越南事變與越盟勢力之擴張.....	二〇九
十二、胡志明的「聯美」與排華.....	二二四
(一)聯美.....	二二四
(二)排華.....	二二八
結 論.....	二四四
引用文件及參考資料目錄.....	二五一
引得.....	二六七

一、家世及青少年時代

胡志明，乳名阮生宮。(註一)十歲時，命名阮必成。後來從事革命活動時，改名阮愛國。胡志明，是他許多化名中最著名而最後使用的一個。胡的出生年代，通常被定爲一八九〇年五月十九日。(註二)胡的故鄉是在越南中部——安南，宜安省南檀縣南蓮鄉金蓮村。(註三)但胡却出生在南檀縣南鐘鄉的黃稠村，又名廟村。那是胡的母親家鄉，和金蓮村相距約兩公里，距離越南中部的重鎮宜安市約十五公里。(註四)

就胡的家世背景而言，不僅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基礎，而且具有中國的封建傳統。胡的祖父和父親都出身中國式的科舉。他的祖父曾考中舉人，被任爲縣知事，後因犯上面被革職。(註五)他的父親阮生色在一八九四年考中舉人，一九〇一年考中副榜。其時越南雖自一八八四年爲法國所統治，脫離中國的宗主關係，但中國文化與科舉制度，仍流行於越南，風俗習慣亦保有中國的傳統，此亦法人統治越人的一種政策。(註六)胡的祖父既出身科舉而任官，也保有中國舊式官吏的生活方式，有妻有妾，妾也叫做「正房」，妾也叫做「偏房」。胡的父親却是「偏房」所生，因此沒有地位，受到不平的待遇。加以父母早死，生色便和「正房」所生的哥哥住在一起。名義上是同居，實際上等於奴僕，常常受到嫂嫂的虐待。生色爲了想出人頭地，擺脫痛苦，便立志求學，以求博取功名。這時村裡有一所私塾，掌教人是一位秀才黃春安，廟村人，也就是胡的未來

外祖父。當時生色在做苦工之餘，便在這所私塾中，獲得旁聽的機會。由於他勤奮學習，得到春安的同情。當春安回到廟村時，便將生色帶回廟村的家中。雖然仍要做工，但由於春安的照顧，學習的機會便多了。因此進步很快，不久便有些名望。春安有兩個女兒，都讀過漢文，姐姐黃氏鸞，愛慕生色的聰明俊秀，經過父母的同意，便嫁給生色。春安便爲這對新夫婦蓋了一間小茅屋，並分給他們幾分地，成立了小家庭。就在這所小茅屋中，胡和他的姐姐阮清，哥哥阮謙，先後出生了。（註七）依照順序，清是老大，謙是老二，胡是老三。（註八）

生色於一八九四年考中舉人後，便全家遷到安南王室的都城順化去居住。起初，生色是當監生，後來轉到耕農學校。一九〇〇年，安南舉行鄉試，生色被派到清化去監考，胡和他的母親留在順化。這時，她生了胡的弟弟阮錫。產後不久，她便死去。幾年後，錫也死去了。由於胡的母親去世，生色便由清化趕回順化，將孩子們送回廟村的岳家，然後又到順化參加會試。一九〇一年，考中了副榜。當他回到宜安時，正是衣錦榮歸，鄉民們感到莫大的榮譽，因爲在他們的家鄉來說，是第一次有人考上這樣高的官位。大家便湊出錢來爲生色買了一幢房子。從此，胡的全家便搬到金蓮村的新居。生色也成了這一帶有名望的人物。（註九）

考中副榜後的阮生色，家庭並不富裕。他曾到附近的清章、饒祿等地去教書，藉以維持生活。一九〇五年，他到順化出任安南王室的官員，擔任禮部承辦之職。大約在一九〇九年，被任爲不定省平溪縣知縣。由於處理人民訴訟案件寬弛，釋放囚犯，便被革職。從此未再任官，也未回

家，便到南部過着流浪的生涯。(註一〇)也有人說生色之丟掉官位，由於酗酒和貪污所致。(註一一)一九二五年間，有人發現他在西貢一家華僑開設的中藥舖前給人醫病，以維持生活。替人看完病後，便住在一所廟宇中。大約在一九三〇年，在往朱篤的旅途中，病倒路旁，雖被友人救起，從此却一病不起，在一所廟宇中死去。(註一二)

胡的姐姐清，和哥哥謙，原和他們的父親生色生活在一起，自從生色被革去官職流浪在外以後，他們便留在宜安的家鄉。由於他們和當地的反法民軍有聯系，都會受到長期的監禁。清，又名白蓮，生於一八八四年，是位精明能幹的女子，有膽量，精通漢文，還能配製中藥。爲了幫助反法的民軍，曾在宜安市爲法軍官兵煮飯，趁機竊取兵營的軍火接濟民軍。又到順化把母親的遺骨移回家鄉，據說是爲偷運武器。由於她幫助反法的民軍，曾被流放到養義和順化受管制。她未曾結婚，但有過愛情的生活。在她被管制期間，曾有一位秀才向她求婚。她雖未同意，但却熱情地款待這位秀才。然而這位秀才却因此被捕監禁。當這位秀才的父親病逝而不能回家奔喪時，她却挺身而出，願代這位秀才坐牢。這位秀才終被釋放。她也帶着輓聯和喪禮去奠祭這位秀才的父親。事後，她勸告這位秀才，以後不要再同她往來，以免受到連累。當一九四五年九月，胡到河內掌握政權後，她曾到河內，一度與胡相晤，便又返回故鄉。一九五四年死去。(註一三)胡的哥哥謙，又名必達，生於一八八八年。性格倔強，資質平庸，屢試落第。曾擔任教師，教授漢文。(註一四)他是一位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努力於「國語」運動(越文羅馬拼音化)。某次曾致書越南

總督沙羅 (Albert Sarraut)，抗議宜安人民所受的窮困並要求改革，因而獲得名望。他由於嗜酒而性情乖戾，所主持的當地「國語」教學，半途而廢。(註一五)由於反法的罪嫌，受到長期的監禁。一九四一年，當軟禁期滿返回家園時，已是家徒四壁，一無所有了。他死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沒有妻兒。(註一六)胡之家庭所遭受的命運，與他後來所走的路線，顯有相當的影響。。

胡在十歲以後，曾隨着他的父親阮生色在鄉村學校讀書，接受傳統的中越教育 (Sino-Vietnamese education)。生色雖出身科舉，精於中國的詩詞，(註一七)但對科舉制度，已有反感。教學方法亦非內行。他常編出一些格言，教給孩子們去讀。經過胡的舅父黃春行的勸告，生色才把胡寄在黃番瓊那兒求學。番瓊也是科舉出身，曾考中舉人，是一位頗有名氣的教師。因為他教出的學生中，五位考中舉人，十二位考中秀才。他所教的當然是科舉之學，不外是中國的「四書」、「五經」之類的古籍。但胡氏顯然受到他父親的影響，對科舉之學不發生興趣，愛讀中國的「三國志」和「西遊記」一類的書。(註一八)「三國志」是中國自公元二二〇年到二八〇年間分裂為魏、蜀、吳三個國家互相征戰的歷史；「西遊記」是中國一部神化小說。這兩部書，都是講求權術鬥爭的名著，而後者尤富幻想的色彩。但無論如何，胡在幼年已讀了一些中國的典籍。此在胡的生平中，不僅能應用中國的語文，且會寫出不够典雅的中國詩詞。(註一九)他後來雖然經過馬列主義多年的薰染，仍然沒有忘却中國舊式的一些術語。例如一九五〇年十一月當他的哥哥阮必達死去時，他拍了如下的一封信電報：

「得悉兄逝世，我感到無限悲痛。因國事繁忙，關山遠隔，故兄病時，我不能服侍左右；逝世時也不能照料。嗟夫！在兄靈前，我願受不悌之罪。並請鄉親原諒一爲國事而犧牲家庭之情的人。志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九日。」（註二〇）

越人自被法國統治以後，反法運動不絕如縷。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年的越人思潮，亦與中國的情勢相似，知識份子之間，有保守派與維新派之分。保守派方面，一種是抱着極端排外的思想；一種是固守傳統的舊學。維新派方面，一種是「西化」，即主張學習法國的新事物，以圖挽救國家的落後；一種是「東遊」，主張效法日本的維新，爭取日本的援助以恢復國土。（註二一）「西化」亦可稱爲改良派，以潘周楨爲中心；「東遊」亦可稱爲光復派，以潘佩珠爲領袖。（註二二）胡的父親阮生色與潘佩珠是近鄰，（註二三）而且同是科舉出身。潘於一九〇〇年參加鄉試，考中解元。和生色交往密切。但生色却傾向於「西化」的改良派。早年的胡志明，也有這種傾向。（註二四）

一九〇五年，當阮生色到順化出任安南王室的官員時，由於他早已厭惡科舉，自己一面專心學習法文，同時也把胡氏送到順化國立學校（Quoc Hoc School），接受法越教育（Franco-Vietnamese education）。（註二五）在此之前，潘佩珠曾在這年二月出國到日本，七月初回國，發起「東遊」運動，選送青年潛赴日本留學。於是越南青年志士多逃出越南，東渡日本。（註二六）當時潘氏也曾勸說胡去日本遊學，但爲胡所拒絕，理由是「父親不在家，不能擅自離家」。（註二七）事實

上，是他的父親希望他「西化」，要他去學法文。(註二八)因此十五歲的胡志明，即隨生色前往順化，進入國立學校，放棄他過去的中越儒學教育。變為法越學校 (Franco-Annamite school) 的學生了。(註二九)

順化國立學校是以「造就唯命是聽的奴才、忠順於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的僕役為宗旨」。

(註三〇)這所學校有小學初級四班，小學高級兩班，專科一班。課程有生物、歷史、地理；但主要的課程是翻譯，把法文譯為越文，和把越文譯成法文。第一任校監是一位兼營林產的法國人，名叫諾德曼 (譯音)，娶了一位越南女子為妻，他會講越南話，又取名吳帝門。繼任的一位校監是法人盧伊歐 (譯音)，原是一名法國士兵，對越人的生活習慣比較了解，故被法國殖民當局任為校監。(註三一)

胡在順化國立學校大約六年之久，到一九一〇年始離開這所學校，並沒有獲得畢業文憑。胡離開這所學校的原因，北越共黨人士即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如長征的記述：說是由於胡氏發覺這所法越學校是以造就聽命的奴才和忠順於帝國主義及封建統治者的僕役為宗旨，因而他退了學。(註三二)范文同則說由於胡氏進行反法的活動而未獲畢業。(註三三)這兩種說法，顯然在替胡氏編造光榮的歷史。但比較一項實際的說法，是由於胡的父親阮生色被革去官職後，胡則退學到潘切去，在育青學校擔任教員。(註三四)顯然胡之退學，可能由於他的父親之被革職，而發生的經濟原因。